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

三十七至  
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六月癸卯總理河道工部尚書  
楊一魁以御史秦懋義論其力薄不堪艱鉅乃上疏乞  
罷且言清口宜浚黃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隄不  
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乞查臣先後奏議并行司道文

移苟有可采勿因臣去而廢其言詔以盡心任事不允  
辭 庚戌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言臣奉命勘河或憚  
於炎暑懾於波濤而涉覽有遺地或悞聽人言拘執已  
見而商確有遺謀或蓄疑猶豫持論模稜有所諱而不  
言或阿附要津阻撓豪右有所畏而不行皆臣之罪若  
其身先庶職虔始慮終則總河臣之責也至於督漕巡  
漕部司諸臣所與共事地方者職各有屬人各有謀倘  
據先入之說持偏執之見秦越異視齟齬難合陽是而

陰非甫行而輒罷則勘為徒勞而議為徒說矣候命下  
備咨總河漕部院行令司道管河各官及咨都察院轉  
行巡歷各御史務秉虛心以圖永利詔如所議 九月  
己卯江北巡按御史崔邦亮條陳治河事宜有曰今日  
之事不在勘議而在果斷今日之功不在謀始而在考  
成欲事之成必專責之巡河御史而御史中當於高舉  
牛應元內擇一人任之以二臣舊按江北經歷指陳皆  
所素練且言開決處欲取地方甘結疏上工科給事中

林熙春等言遣臺臣巡河有三不便莫若令科臣張企程寬限以相度成功為按臣蔣春芳加敕以稽覈錢糧敕諸臣以同心共濟毋爭職掌以隳成功而圖規避戶科給事中程紹復言邦亮意在分爭不為通論均為王臣苟利社稷何分臺省謂科臣主於勘議心無窮而限易滿則何不代請寬限而必欲另遣一人以滋紛更之議哉今意救祖陵不敢謂於運道生民全未有碍然亦當次第行之可耳若必欲取士民甘結而後行事則築

舍道旁之說也疏下工部部臣據熙春二說以請上報  
可 壬辰勘河科臣張企程總河楊一魁等議欲分殺  
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由於河身日  
高河高由於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下流日減清河  
之口淮無黃遏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陵永保無虞總  
漕褚鈇以江北歲遭大侵民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  
議分黃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  
淮分黃并疏浚海口等處工程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

酌議動支事完日分別勸懲悉報可 丙申時治河諸

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漕臣以黃家壩  
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  
水猶治病病有的症藥有緩急黃淮的症也初因草灣  
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遇漲逼  
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隙河水乘而  
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至沙勢隄防淮壅而潰為患  
遂滋今欲為治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



防諸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  
原在欲為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  
功大而利遠但水勢之通塞難定而交會之風脈有妨  
若歲月不效則受病無已科臣林熙春河臣楊一魁業  
奉重托科臣張企程業奉特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  
河臣既身肩大役原疏所請亦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  
國家亦何靳於此唯是蠲免不可不議勸賚不可不先  
侵尅不可不禁紀律不可不嚴願俯允河臣之請以鼓

億兆之心工部兩具覆上從之 十月壬寅工部覆治

河諸臣酌議分黃道淮大工四事一曰議錢糧二曰議

官夫三曰議分委四曰議肅法并留科臣張企程督工

完日回朝上悉從之 丁未留江北鳳廬等府漕糧二

十四萬石為河工挑濬口糧仍留太倉助工銀十二萬

兩抵折亦以江北被災故也 戊申南京四川道試御

史陳燧舊令寶應慮周家橋既開則必以高寶邵伯為

壑運道民產鹽場交受其害上疏言之語甚激且言治

水必先疏下流自興鹽迤東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家港等處條為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而上將清水潭子嬰溝等處疏濬深廣使水有所容又於瓜儀多開閘口以廣分洩之路庶免潰決之患又云河強淮弱淮退則河進萬一逆行為害更大五港口之議亟宜舉行大意欲分黃為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次第東行而後周橋武墩之水受納有地工部謂分黃導淮二役伊始重鉅難支復有興鹽開河

之役工費更當何底請下治河諸臣勸議報可 辛亥

勘河給事中張企程奏限期已迫專候部覆回京而河臣揚一魁邀與共事因言有一可留四不可留意欲專責撫按與河臣同心共濟勿以意見之嫌致悞成功工部據疏具覆且謂河臣疏留科臣已奉明旨無容別議但望堅始終委任之心假以便宜以消疑阻上悉從之十一月辛未時分黃流已有成議漕臣褚鈇終以為慮遂據淮安府知府馬化龍分黃五難之說潁州兵備

道李弘道謂宜開高堰具疏上請大意以導淮功小易成分黃功鉅難就唯漸開高堰急闢清口河方於祖陵王氣無碍而運道民力亦胥賴之疏上科臣林熙春言積水為患淹及祖陵者淮也流行不駛致有退縮者非淮也障淮不東令無旁洩者堰也泥沙日澱致淮滯流者非堰也故導淮分黃之議不自今日而已然矣馬化龍五難之說可置勿問唯是李弘道力主開高堰一節關係非小若以長淮之水盡決高堰而下之滔滔東注

有不潰漕渠而壞田廬乎或者曰祖陵運道民生三者高堰未修而無事高堰既修而多事殊不知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則河身日高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為淮分黃亦以為淮乞救工部亟為議覆如事有緩急不妨酌量次第舉行工部覆言先前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倭警災傷竟至停寢遂貽今日之患上厯聖怒重譴河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再行阻格萬一淮壅為害誰任其咎

合備行治河諸臣殫心畢慮將導淮分黃工程亟行興  
舉其高堰應決與否仍聽科臣會同河漕諸臣從長酌  
議詔報可 丁亥調河南左叅政兼僉事王嘉謨管理  
修河 十二月乙巳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奏禹之  
治水濬之也非隄之也三十年來當事者不師禹而師  
繇徐淮之河束之以縷隄隄善決決而塞不勝塞也又  
外加以遙隄蓋緣曲護運道故以築塞奏功亦以築塞  
貽害頃者議主疏浚分黃以治其本導淮以治其標分

黃功先下流安東五港別開海口至為得策獨導淮除  
浚清口外議開高良澗子嬰溝放淮從廣洋湖東入於  
海議開武家墩注河放淮從射陽湖東入於海廣洋湖  
闊僅八里射陽名為湖實則為河闊僅二十五丈離海  
且三百里迂回淺窄高寶等七州縣之水唯此一線宜  
洩之宣洩不及即苦淹沒而又淮注焉田廬鹽場必無  
幸矣廣洋湖東有一湖名太湖方廣六十里湖北口有  
舊官河自官蕩直至鹽城石碓口通海只五十三里此



河見闊六七丈若加挑深廣此導淮下流入海之一便也至云周家橋放淮下高寶諸湖從金家灣芒稻河南入於江而此灣此河入江之路甚隘十不能入其一二非開廣十五丈深五丈許不可工部據疏覆請詔令與勘河科臣總河總漕及各御史等官從長酌議以奏

明神

宗實錄

余嘗考山海經河自崑崙歷數千餘里至徐邳出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自桐柏挾七十二溪至泗眇

經清口會黃而東入於海而我祖陵王氣屹然中峙  
誠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孕秀之地也漢唐若宋都  
秦都汴歲漕粟不過數十萬三十萬二十萬石而已  
我國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恃命非浮江絕  
淮挽河越濟無以通達京師國家邊陲半倚饑餉無  
論六十萬金場竈星布淮揚卽林林總總之生齒高  
寶興鹽通泰者亦不可勝算矣以故我朝經理漕河  
之臣最稱隆重其經理漕河之費亦最稱浩繁宜祖

陵之鞏固如磐石漕渠之輸輓有利涉民生之攸奠  
有寧居也夫何頻年以來靈潦為災洪水氾溢河勢  
猛疾不受淮流沙為波激壅遏清口遂使淮水不得  
東注盱泗無從宣洩而陵園始有侵蕩之虞耳識者  
謂宜殺河流之強勁使不得為淮梗宜洩淮水之停  
蓄俾不得為泗病斯二者即醫家標本之說相為表  
裏而不可偏廢者也夫水之流於地中猶人身之血  
脈也血脈不調不察其所以受病之原與所以療病

之策則撫視雖勤督理雖切均非對症之藥故曰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執此以投劑則病去而神王而不宣者乎萬歷二十三年淮水逆壅遂至泗城飄泊陵麓以外滙為巨浸民居田廬變為池沼致厘皇上宵旰焦勞詔旨屢頒督責嚴切衆議盈庭終成道旁之築莫可適從惟時總漕褚公則謂時有重歛道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則謂患有相因分黃

宜急而導淮繼之。勦科張公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按臺將公毅然主持務在分導並舉而揚與張意遂決矣。乃於黃家壩開新河分黃由周伏莊袁家莊陳谿岔廟嵇朝口掛甲墩五港灌口入海。又因鮑王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至灌口入海。夫分黃之議其說衆矣。有從腰鋪開者。但恐清河縣治夾於兩水之中。漂泊侵啣。或有可慮。有從老黃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

淤為平陸惟黃家壩在清河之上黃流入口既順舊  
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誠為便利此分  
黃之大略治本之不得不先者也又於清河口酌議  
導淮闢開門限沙裁去張福隄於周家橋則疏濬深  
闊於高良澗議建滾水石壩於涇河疏渠築隄以通  
武墩之下流由射陽湖入海於子嬰溝濬渠築隄以  
分周橋高澗之下流由廣洋湖入海又於金灣芒稻  
河闢一新渠俾之入江此導淮之大略為治標之不

得不急者也及黃壩工完放水之日黃水從新河入者十之五六從清口出者十之三四水勢頓減四尺有餘兼之清口淤沙盡闢周橋武墩高澗堰壩疏通淮水滔滔順流會黃東注祖陵積壅向者漸逼幽宮今退至金橋數十丈盱泗民廬一旦脫昏墊而登樂土此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謂非總河力任之功勘科贊襄之力按臺主持之決不可也議者謂淮黃交會清口乃祖陵一大合襟今從黃壩分流

王氣稍洩殊不知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  
葬肇於勝國末造我國家熙運天成非士庶家丘壑  
可比黃不東南而東北總為環繞同入東海即為會  
合豈在區區一清口哉况黃壩之水與鮑王之流會  
於周伏莊由灌口而入海黃河正流又與長淮之水  
會合於清口同由雲梯而入海是合襟之外重添一  
合襟矣何弗思之甚耶方泗州淹沒祖陵告危當事  
者既不敢言又莫能救初於外建隄以障之而隄內



之水自若也尋又於內建子隄以障之而子隄內之  
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隄以撤之一如泗州城  
中撤水移之城外之法然一月之撤不過一日之雨  
而即盈一日之雨加以一月之撤而不盡况地泉已  
滿縱撤何益大水常盈有隄何用臣子至此惟痛心  
疾首恨欲以身赴之尚可信堪輿之謬談拘合襟之  
俗說束手坐視而不為一拯乎天下未有浸先人於  
水底而尚侈言形勝者也議者又謂泗陵水患病在

高堰求解祖陵之厄非去高堰不可勘科洛源張公  
疏曰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漢陳登勅之我朝平  
江伯陳瑄稍為增築至後高寶淮揚連遭淹沒前河  
臣始大加修砌以捍禦之而水患稍息其功不可盡  
泯蓋高堰勢高淮水陡下疾若建瓴瀾漫平湖汪洋  
停蓄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風駕濤狂瀾東擊淮南  
一線之隄潰如破竹高寶興鹽之民求為魚鼈不可  
得矣其為運道民生之患可勝言哉科臣祝公有言

曰陵寢國脈也運道鹽場國計也民生國本也一病  
四痛有緩急而無彼此為運道民生鹽場任祖陵之  
沉淪誠悖德也為祖陵一利貽運道民生鹽場三害  
非完計也今周橋武墩高澗即所稱高堰也武墩周  
橋列於首尾高澗當其中開此三處即拆高堰無異  
也奚必盡屠其形跡而後謂之拆耶抑尚有隱憂也  
夫淮流行至清口會河入海能拒強河之不內灌者  
以全力勝也如高堰一拆或周橋大開淮水大洩勢

分力弱難以控河安保河之不躡其後而與淮南注  
乎是二水反背奔騰淮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襟安  
在哉大都治河之法各有不同治弱者利用合治強  
者利用分宋儒曰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  
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  
可平味宋儒之言則分殺河流楊公固自有見功在  
社稷三祖在天之靈當不使勞臣與草木同朽腐也  
議者又曰欲導淮須先疏黃欲疏黃須先開海口夫

防河諸臣屢屢有究心海口者矣率多為雲梯一海口所拘也夫以萬里之橫流而洩以雲梯關之一口下流安得不壅遏上流安得不潰決哉論者率曰疏草灣曰復老黃河故道總之歸此雲梯海口耳浪談者且欲濬此海口嗟嗟海口套沙幾二十里潮退則沙見潮灌則深不測矣即驅十萬之衆費百萬之金何所著力銅鋤鈇盪從何施乎訪之土人云雲梯關以北別有海口可以洩水者蓋河自清口南奔衝決

鮑王口西入周伏莊陳溪等湖況開黃壩口分黃亦  
由周伏莊會合北趨東入羅家口桑墩等湖此處可  
析為五支一支入五港口一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  
入海一支入五丈河入海一支從板浦入海一支從  
海州新壩連河入海諸口稍加疏濬便可通流今急  
建鮑王口閘使決口之水從閘而入分黃之水從黃  
壩而入會合於周伏莊由陳溪等湖從五口而入海  
黃河正流仍出清口會長淮從雲梯關而入海則分

流之路既多宣洩之勢自易今日所謂下流計者莫善於此矣海口分司灌南樊公先任贛榆時業已究心於此至是疏請當宁見之施行五港一支業已沛達正圖循次漸舉不虞坐毀罷去未竟其志惜哉張兆元曰河之為患自古記之矣然未有害及陵寢如今日者當事者乃開黃壩以分黃關清口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高澗以消盱泗積水又濬五港灌口以廣下流所謂治本治標之策可謂曲中肯綮矣總

之急除祖陵之患以紓君父之憂耳迺有疾成而喜

敗者吾不知其何以為心也

張兆元分黃藻淮議分黃藻淮大工告成保

薦陞級工部議覆同知張兆元管轄新河迨遙辛勞迥異尋常近經按臣疏薦應陞服俸一級奉旨河上告成奠安陵寢有裨漕務朕心喜悅合宜陞賞以酬勞勩張兆元陞服俸一級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并撫

按各院會題分黃藻淮明年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

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

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



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  
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  
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河寶應湖下子嬰溝俱  
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  
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

江以疏淮漲

南河  
全考

是年九月總督漕運褚鈇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  
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

計黃堦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道淮自黃江甯道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道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為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明紀事本末

黃河身高至清口與淮會而黃性常強淮性常弱兼因沙墊遏淮流使不得急下水積泗盱間高堰又無

閘壩洩水總河尚書楊一魁專主分黃而總督漕撫尚書褚鈇力言分黃不若建高良澗諸閘壩以洩淮為便會揚一魁先行部司諸官勸議分黃已有成說

乃會題準依興舉

淮安府志

是年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略云臣於去年奉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洩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隄幾與城齊隄外有河水與隄齊且水日益漲隄日益增將不知其所終是黃

水之日高為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淹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為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所恃一線長隄乃其所以為隄者皆岸上加土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隄高則漸薄薄則易潰今日報決清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晷閭閻日

疲於奔命田舍悉滙為巨浸是漕水之日高為地方  
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  
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於海淮河之水自桐柏涉壽  
潁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於海夫此沆漭  
兩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脈則海口  
其咽喉也海口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日結淤而  
高泥高於河水漲於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為險峻  
今則履為坦途而不知有洪於是乎黃漲而徐城坐

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停况又截以高堰隄以張福  
即向所稱洪澤等湖各有界限今則漚而浩渺無涯  
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  
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水漫而南於  
是乎水漲而漕隄決矣於此而按其勢揆其源則鳳  
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之泛漲病在  
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淮此誠首務  
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於今昔所議三义鎮耿

公廟訾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由灌口而注  
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張福  
之隄大闢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則祖陵以奠  
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衽席矣 是年  
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一議錢糧  
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  
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悞工  
程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

科索苦累夙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十有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界止宿以杜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鑼以防意外之虞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等兼督各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處五港口三岔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壩三大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僱募人



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如橫

生疑畏致隳大工者許指名具奏重治詔從之

通漕類編

實錄止存其目錄此  
以見當時治河之要

行水金鑑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萬歷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工部題為導淮分黃  
議論未一仰乞聖裁速決大計亟責成功事工科都  
給事中林熙春等題稱臣等辦事該科於本月初五  
日接得總漕戶部尚書褚鈇一本為直言災民艱苦

之狀河工緩急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以消地方隱憂事奉旨工部知道又於本月初九日接得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勘河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各一本為祖陵水患日深國脈關係匪細懇祈聖明鑒照亟敕當事臣工早決治水長策以圖保安大計事俱奉旨該部知道又於本月十一日接得四川道監察御史牛應元一本為河工會勘平成有期當事諸臣意見稍異敬陳致一之畫以決萬全之效

事奉旨工部知道臣等竊惟天下有大興作亦有大  
議論使議論而合也人得持定見而奏膚功議論而  
不合也人將憚異謀而隳成績今讀漕臣之疏則謂  
時有重歛漕淮宜先矣讀河臣之疏則謂患有相因  
而分黃宜急矣讀臺臣之疏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  
慎矣大都誼切奉公何嫌彼此心在為國焉問異同  
惟是旁觀者身在委任之外而持議也易當局者身  
在付託之中而任事也難臣等請以淮河關係及疏

濬稗議為皇上陳之河自崑崙歷數千餘里而至徐  
邳淮自桐柏挾七十二溪而至泗眇而祖陵王氣屹  
然中峙蓋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矣漢唐若宋都秦  
都汴歲漕粟不過數十萬三十萬二十萬石而已國  
家定鼎北平非四百萬石無以恃命亦非浮江絕淮  
挽河越濟無以通達京師矣且邊陲半倚饑餉亡論  
六十萬金場竈星布淮揚即林林總總之生齒高寶  
興鹽通泰等處者亦不可勝算矣以故我朝經理漕

河之臣最稱隆重其經理漕河之費亦最稱毀繁而不虞其今日之昏墊至是也為今之計倘亦一併分黃乎則珠米桂薪之地何堪大興九死一生之民何當重役萬一外變激發禍不在祖陵而且在地地方此漕臣之所以有酌議之請也倘亦一意導淮乎則淮勢既分強河不無倒灌河勢益振弱淮豈能相容萬一祖陵再淪禍不止運道而且移郡邑此河臣之所以有並舉之請也臣等私心以為天下事當論利害

亦當論利害之重輕蓋利害在人者人猶得而握其  
權利害在天者人不得而操其柄則治人治地之別  
也治人無法則有河工亂無河工亦亂治地有法則  
無災不亂即災亦不亂顧其機則又在人而不在天  
耳今河臣楊一魁業已奉有重託科臣張企程業已  
奉有特遣上流分黃一併勘議具奏業已奉有明旨  
是淮河大役悉以付河臣矣在河臣之疏一則曰效  
有可必一則曰利亦甚多是淮河大役亦悉以身肩



之矣河臣既以身肩淮河則據其原疏所請亦不過六十八萬金而止也國家雖甚稱詘措處亦可苟完倘此時猶世世未決恐日甚一日如根本重地何獨不可及今責成令其得以便宜從事乎如其只導淮而可也則周家橋武家墩高良澗金家灣芒稻河子嬰溝涇河之一一疏洩也惟河臣如其必分黃而可也則黃家壩毛家溝漁溝五港口之一一疏洩及娘子莊鮑王口之當有待也亦惟河臣如其導淮分黃

即折衷而可也則金家灣芒稻河之當從省黃家壩  
之當略濬鮑王口之當盡挑高良澗之當建閘淮安  
城北之當益廣也亦惟河臣大率以數十萬兩而聽  
其設施以數萬餘衆而任其調度自是而某處當增  
也不得為虛冒自是而某處當減也不得為刻削務  
求一勞永逸無負朝廷任使乃為快耳不然而糜費  
金錢粉飾功績臣等且以白簡從之矣惟是勞民動  
衆容有意外他虞臣等所以處之者則諸臣疏中猶

未及焉永樂中宋禮原武之役發丁夫十有六萬而  
無怨言者以蠲租百十萬石也景泰中徐有貞張秋  
之役發丁夫五萬八千而無怨言者以蠲瀕河民牧  
馬庸也况今大侵何妨破格是蠲免不可不議也董  
率官員惟廉生威惟能集事倘得正官解印專理庶  
為上策即不可得就擇佐領懸以旌書而省義原非  
受祿果効有勤勞省祭咨吏部超選義民亦給扁冠  
帶有差是勸賚不可不議也海口郎中樊兆程曾有

河防末議謂十六年開裏河丈報二錢其實未給毫末十六年開魁山日報四分其實只給一半合無僉派之夫仍就丁免差召募之夫只就工算值其工食毋經胥吏牌長有司不妨煩瑣逐名包封唱名給散是禁尅不可不議也聚衆數萬豈盡一心謂宜定以界限編以字號以一約十以十約百庶免誼譁亦杜強竊是紀律不可不議也誠如是則興作之中即沾帝賑災罷之衆豈憚子來將見應協神人靈效山岳

即書所稱地平天成何以加焉伏乞敕下該部覆議  
速行河道諸臣分猷共念刻期舉行至於搗工之惠  
恩出自天并乞俯允河臣之請以鼓億姓之心臣等  
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奉旨工部知道先該四川道監  
察御史牛應元題為河工會勘平成有期當事諸臣  
意見稍異敬陳致一之畫以決萬全之效事項臣巡  
按江北目擊祖陵水患於是繪圖為說及條陳疏導  
方略上聞荷蒙聖明嘉納特遣科臣張企程會勘節

據本官同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奏報疏洩要宜及陵園水消尺寸不獨聖心喜慰滿朝臣工莫不快稱二十年醞釀之患從此可以解除且冀旦夕確有成畫速奏底績也不謂近接邸報該巡按御史崔邦亮題請治河臺臣期臻實效等因聞者莫不訝異臣以邦亮素有才名豈詎孟浪多事若此近又接總漕戶部尚書褚鈇揭帖為直陳災民艱苦之狀河工緩急之宜懇乞聖明酌議以祛祖陵積患以消地方隱憂

事大都謂地方災傷九死一生之民不能供極大難成之役欲先將高良澗建壩及周家橋金家灣芒稻河子嬰溝涇河等處各亟議疏通以為目前導淮之計可以計日成功而黃家壩分黃之役工力重大姑在所緩等因則其意似與楊一魁張企程奏稱已勘定自黃家壩為分黃之計者若少相左然後知邦亮之疏蓋有激乎其言之也今照添差非宜業經科臣林熙春等建白該部具覆無容別議惟是事在為公

何嫌異同而斟酌萬全總歸一致則諸臣之見正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左也臣嘗躬歷其地體察頗真敢忘固陋再以諸臣之見折衷論之蓋治水猶治病然病有的證善醫者對證投劑而尤分君臣佐使以為緩急先後則其術周詳穩妥而病無不治矣若持一偏之見舉一而廢一昧標本之宜百藥而難試豈所以語國手也哉臣請先言黃淮的證而後及今日治病之方則標本當分而功難偏廢也夫黃淮的證



何在乎初因草灣之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  
因黃流之壅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  
決清口空隙黃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墊至  
於沙墊隄防淮壅而潰為患遂滋甚矣此則千百年  
主受之海口向未告阻數百年交會之黃淮向未告  
逆而獨二十年來醞釀之患所由致也謂非黃淮之  
的證歟的證在此今誠欲為治標之圖則如督臣言  
導淮南下曲防大破諸潰俱洩其勢誠便而其工誠

甚易者但旁溢之積浮可期盡祛而岸內之正流終難倒行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固自在也豈完計乎此河臣之不敢專力於彼者良非無見已誠欲為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百病盡卻其功誠大而其利誠甚遠者但水勢之通塞難盡預定而交會之風脈不可有妨若歲月之效莫必則受病殆無已也豈急務乎此督臣之不欲首議乎此者良非無見已督臣有見則司道偏主分黃而將高

良澗通不議估者非也其必周家橋雖云衝開而伏落以後之淺阻仍加疏濬可也武家墩雖已開放而涇河子嬰溝之下流仍加挑闢可也至若高良澗之建壩讓水猶或有限曷若抽底建閘所洩更屬無滯乎如是則出口儘多自可以助清口宣洩之所不及而淮流泛溢之病將無不除矣其金灣芒稻二河既稱洩水甚快則再闢十丈之工姑從省焉可也少俟前工報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為之圖可也無已先將

三閘中間隔砌拆去令其全口廣利常常通流亦可也何者水一落岸即旁堰諸洩口終歸涸斷又何必過需遠際之河道虛令空闊為乎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為計之得耳是則以河臣之見酌行督臣之策乃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河臣有見則司道專主導淮而於五港等工槩不之急者亦非也其必清口沙雖云見闢而伏落水底之板泥期於盡挑之可也鮑王口雖已衝決而運河五港之下流期於

盡疏之可也至若淮安城北之故道商民向願疏通  
以便船貨往來曷若量與准行益廣分流乎如是則  
下流迅利自可以助草灣宣洩之所不及而黃流逼  
阻之病將無不除矣其黃家壩分黃工力既稱浩大  
即小佔四十餘萬之費姑從省焉可矣稍俟前工報  
完再看水勢緩急而為之圖可也無已先順決口以  
下凡有淺阻去處略加疏濬拆去入口原壩或更置  
稍寬使水漲則分洩以殺清口強逼之勢水落則順

流以保清口交會之脈兩利而俱存之亦可也何者清口一通則黃淮相附而行原自順軌又何必過為上流之強挽虛糜金錢為乎則節其財力以充正項急用似為計之得耳是則以督臣之見酌行河臣之策亦所以相濟而非以相左矣蓋良醫治病期於病除斯已故不可使方外有餘證亦不可使證外有餘方臣愚所謂標本宜分而功難偏廢者此也其財力之省而易就無竅言也伏祈敕下該部行令會勘諸

臣再加采擇施行未必非合異為同終奏底績之一助矣他如黃堦口之果否可無節制小河口之果否可無開通歸仁隄之果否可恃求賴誠恐早不為所萬一涓涓不塞流成江河他日引全黃而南徙不但地方淪弱可虞而關係祖陵利害尤不啻淮溢之患止於漫衍浸漬已也此臣業已備陳曩者原題疏中而部覆未之及者伏乞天語并加叮嚀申飭當事臣工通一勘議漸次修舉則尤萬全無弊之術也緣臣

犬馬愚悃欲始終少裨大計兼恐諸臣意見稍持亦不無耽延誤事之憂故敢不厭喋喋徒避馮婦之誚乃爾統惟聖明鑒照臣不勝瞻仰屏營之至奉旨工部知道通抄到部送司案呈該部看得今日治河要務不越導淮分黃二者而已故督臣褚鈇之欲先導淮者謂時詘難以舉羸也河臣楊一魁之欲併分黃者謂一勞可以永逸也已經本部覆請舉行無容別議外茲臺臣牛應元之條陳則又折衷二臣之疏總



為一致之論謂如督臣之欲先導淮當酌以河臣之  
見濟其所不及如河臣之欲併分黃當參以督臣之  
議助其所不逮庶彼此相濟而績用可成然又為祖  
陵萬年慮也則謂黃堦口之決當制小河口之淤當  
挑與夫歸仁隄之恃賴當培蓋臺臣原歷地方得於  
聞見之真故其所以酌量區畫者若此其深且遠也  
而科臣林熙春等之具奏則又權衡臺臣之論而專  
重於責成謂或先治標以洩淮壅或併治本以殺黃

勢責在河臣或高良之當建閘或金家灣等處之當從省或鮑王等處之當盡闢亦責在河臣庶責任既專而功效易就然又為勞民動衆計也謂宜急蠲免以恤災民厚勸賚以鼓衆志禁侵尅以惠夫役嚴紀律以肅人心蓋科臣看閱奏章得於參考之詳故其所以決策定謀者若此其周且悉也總而論之大要誼切為國而非所以為私志期相成而非所以相戾其為今日河工之裨益也豈淺渺哉恭候命下備行

河道諸臣將二臣所奏各項事宜遵照逐一舉行惟黃堦口等處應否處置再加勘議俟工費稍有餘剩次第修舉其蠲免一節再俟撫按衙門酌議具奏定奪緣係導淮分黃議論未一仰乞聖裁速決大計亟

責成功謹題請旨奉旨是

題覆河工奏議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甲申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河工疏竊念導淮分黃兩役並舉至為重鉅而分黃之工比之導淮分數尤多在事諸臣矢心協

力業有成效但今漕船過淮在邇淮鳳播種屆期春夏  
雨水多少尤難預度若不趁此春和刻期僱完將來國  
計民力何能兼濟科臣林熙春題議及此誠為有見乞  
敕各官將導淮分黃一應工程各照分管地方責令夫  
役晝夜兼工依期完報若有怠玩悞事許該督與勘河  
科臣指實叅奏庶祖陵永安河患永弭而運道農時兩  
無妨碍矣詔如議行 辛卯工部覆工科都給事中林  
熙春題河工乘時報完等事上命便行與管河各官嚴

督工程毋致延緩 二月甲子直隸巡按況上進題河  
工已無遺策運道切有後艱宜將不急之工停止一面  
竭力分黃一面併力清口庶分道諸務方收實效部覆  
如議工部題秋冬河防已竣經管各官羅大奎等十一  
員高郵等州知州等官許一誠等五十三員嘉獎高郵  
等州判官等官施奉等五十五員優獎徐州等州同知  
等官丁偕等四十四員量獎睢州等州判官等官都鍾  
等十二員戒飭斥逐提問從之 三月丙申工部覆御

史蔣春芳題分黃導淮之說真是石畫第分黃即所以導淮而分黃之工未就則清河口之闢沙高良澗武家墩之建閘周家橋之疏河撫臣之議亦確乎其不可易者蓋所以避時下泛漲之水紓祖陵眉睫之急也若分黃大工就緒門限於沙盡闢祖陵無恙黃淮順軌則此數處不妨堵塞使淮水專由清口而出亦無不可今二瀆春流無恙各工漸次底績乃喜事異論叢爾多口泥堪輿者曰分黃之工遂成則淮黃不交有傷王氣拘區

見者曰高堰不拆則淮流泛濫終淹祖陵不知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即所稱高家堰也高良澗其中而武家墩周家橋其首尾也開此三處即拆高家堰矣必如何方謂之拆也而堪輿之說尤無根據蓋二流之合始於武廟初年祖陵之葬肇於勝國末造我國家熙運過卜原不係此况分黃工程毋論淮黃依合且有重添一合襟者而論者特未之思耳信如彼拆堰之說水直南射與黃風馬牛不相及合襟安在風氣安在信口而談其

於國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不足聽也徒使當事者聞之囂然灰其任事之心唯是分黃與闢清口沙為第一要務但往者黃流未分一時積淮宣洩未及故不得不開周家橋武家墩等處以洩泛漲之水權為急救祖陵之計若高家堰之不當拆則固無容議者乞禁浮言庶便責成議論既定而膚功可奏疏入從之 四月甲辰戶部覆總督褚鈇奏摘陳緊要河工上曰河工重大夫役待哺錢糧不敷準借與鹽銀五萬兩令工部作速補



還仍截留漕米六十萬石濟用 八月辛丑禮科左給

事中張企程題祖陵防患宜固河流分洩當亟乞將前  
勘應開下流諸工俟秋冬農隙集夫興舉其一應開洩  
入海白駒場等處河道都俟再勘不妨暫停以省勞費

章下工部 壬寅工部題覆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楊一

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一議展河岸以固隄防蓋  
舊河身闊二百餘丈尚有縷隄遙隄以束之而新河面  
窄土鬆伏秋之防不可不慮宜於新渠中堅處所再闢

二十丈以廣容納兩岸傲遙隄之制另築厚隄一道以固衝擊其王家口周莊為運道經由之地令加浚鑿并築堅隄以便牽輓工期三載費約八萬於大工餘剩數內支用一議長夫以時修守蓋黃壩至五港口約三百餘里河隄始創勢易潰決議設夫一千七百名以待修救之用而州縣之加派果難乃於鎮口閘原設夫內裒四百名并高家堰隄夫八百名盡調新河防守於山陽長夫裒撥高堰清江浦諸處分守又以折鹽引銀歲募

五百名責令遇有淺阻亟為挑浚則夫不增而用足一  
議設專官以便責成蓋修浚雖以夫役而督率要在專  
官其娘子莊以下應以府同知張兆元專為督察仍管  
清軍馬政而以總捕巡鹽二事改委通判其舊用巡檢  
者改設主簿二員各有信地則管理可以無虞一議裁  
新隄以免壅淮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脈一議立河官以  
理淮泗俱入淮河一議設官兵以嚴稽察蓋五港口淮口地  
界四鄰河海既通奸宄出没應添設五港巡檢司安東

縣提調官吏弓兵俸糧於鹽課募夫數內動支專司稽

察一議放湖水以疏漕渠

入運河

一議建廟宇以答靈貺

蓋河之有神所從來矣而自建功以至竣役河伯效順

酬報宜隆除盆廟及五港口立廟外議於黃壩周莊處

所各建廟祀請賜廟額以示崇報一議備錢糧以儲歲

用蓋守救之官既立則物料亦宜并儲宜於瓜洲通濟

鎮口諸閘如儀真事例量取船稅以濟河工之用一議

闢清口以導淮流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

俱入淮河

疏上如

議行 九月戊戌工部奏河工告成宜加叙錄以酬積  
勩如楊一魁褚鈇李戴沈思孝徐作呂鳴珂張天秩樂  
元聲張企程蔣春芳楊俊民荊州王張允濟楊光訓等  
及有司官共效贊襄俱應分別陞錄蔭叙即一手一足  
槩當酬賚以竣通漕護陵分黃導淮之績 甲辰總督  
漕運褚鈇奏再議分導未盡事宜條陳塞黃堧口等事  
章下工部 十月丙寅工部覆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  
題河工告成善後事宜條為一十六款乞敕河漕部院

等官遵照施行一築邊隄以障潰決一砌新河以禦衝  
刷一裁張福隄以縱淮流一歲浚清口以防壅塞一疏  
籍家河以分橫流一闢五港口以助宣洩一建減水壩  
以分暴漲一積物料以濟緩急一設鋪舍以處夫區一  
議修閘以杜陵害一復淺船以疏河身一填泗城以護  
陵寢一治溝渠以興水利一塞黃堠口以防河徙一固  
王公隄以保漕渠一專責成以臻實效其說與漕臣合  
部覆如議

議詳見後

而後復有會勘之議工科署科事刑科

給事中李應策奏河漕意見稍分乞敕協謀以急國患  
事部議黃堦口之決而南也在肅碭睢宿則病於淹沒  
在徐州至宿遷三百三十餘里運道頗艱故漕臣褚鈇  
謂黃堦旁淺太多徐邳之河幾奪以塞黃堦口為一義  
河臣揚一魁謂決口至一千二百餘丈深三丈兩岸浮  
沙堅築固難措手雖下楗捲築猶之無益河性趨下勢  
不可回况往年全河盡注徐邳下流壅塞鎮口張秋每  
患灌於今年黃堦分流暴漲得洩既於鎮口有補又於

運道無傷唯當於水澀地面築草壩制木閘引諸湖之水以濟目前浚小河口增築邊隄通睢宿一路之墊護鳳泗萬年之脈蓋漕臣主運河臣主工各自為見而方經賞賚之餘遽為異同之見故不得不再行折議者也

丁卯河道尚書楊一魁漕運總督褚鈇各奏辭廕上以治河底績加恩已有成命不允所辭 辛未吏題河工諸臣楊一魁褚鈇徐作等各陞敘廕錄如工部議報可 乙亥工部題漕河黃堦口應塞應止公會勘



十一月己亥吏部題原任郎中黃承玄駐劄徐睢兼  
管呂梁洪徐州洪事務報可 己未工部覆總督褚鈇  
黃堦口速行疏浚報可 十二月己巳工科給事中楊  
應文奏勸留漕臣褚鈇與河臣楊一魁同心協理章下  
工部 丁丑河道尚書楊一魁奏酌復漕河舊制謂黃  
堦口一股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  
洋河一小股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去不滿  
四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浚與正河會接濟

運道夫役之用集山東河南徐邳徭夫二萬限止兩月  
更於鎮口閘以裏諸湖之水通放與小浮橋二水會則  
黃堦口不必塞而運道益無阻滯之患部覆如議行

明神

宗實錄

是年黃堦口決經年寸草不生

睢寧縣志

按黃堦口地屬山東單縣緊接河南虞城界由夏邑  
永城及南直隸蕭碭宿睢地方至小河口白洋河復  
入運河北口南射歸仁集石隄關係祖陵最稱要害

本口初決時闊一千二百五十丈深二丈七八尺萬  
歷二十五年間復勦止闊六百餘丈內有沙渚二水  
中分各闊四五十丈經虞城孔家樓接碭山縣劉家  
集至王家橋九十餘里俱有河形口闊三百餘丈水  
深七八尺自王家橋至狐父橋十里係黃河故道口  
闊一百餘丈水深一丈四尺自狐父橋至蕭縣界三  
十里有大河形口闊一百三十餘丈水深二丈二三  
尺自蕭縣界起入盤岔河至兩河口七十三里亦有

河形口闊一百二三十丈水深一丈五六尺自兩河口由山西坡瓦子口入永堦湖至宿州地方徐溪口七十餘里俱坡水散漫深七八尺自徐溪口至符離橋時村一百一十里闊六十餘丈深一丈七八尺自時村由靈璧縣地方孟山睢寧縣地方廟灣口宿遷縣地方耿車至小河口俱三十里小河口迤南有白鹿湖邸家湖二湖雖係豬水湖面闊遠一遇北風則怒濤奔逸勢必南侵慮為祖陵之患近自歸仁集起

至孫家灣特築遙隄一道捍禦之名曰歸仁隄計長  
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况今黃堦決口之水復經  
其下則其關係於祖陵也更甚而其防範於先事也  
宜周當事者須急堵黃堦口俾黃水盡入徐邳正河  
以濟運道仍堅守歸仁隄使橫流不致衝突盱泗以  
保祖陵此正今日第一要務特表而出之以告後之

任斯責者

張兆元黃堦  
口歸仁隄考

行水金鑑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三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萬歷二十四年正月日勘議河道禮科左給事中張  
企程題為河工大興浮言當杜以為黃在今日之不  
得不分也以其壅淮為害也分黃之必於黃家壩也  
以其決口迎溜既有為下之勢更以其去清口稍遠

非若腰鋪地方逼近淮水為可慮也分而必合於周復莊也以鮑王決口原自滔滔東下由周復莊經陳溪五港等處入海也此為淮黃交會乎不交會乎此為二水合襟乎不合襟乎且名曰分之實以疏之而已若至全奪則益永利而未能取必也臣前疏所謂重重合襟者也即淮之大勢由雲梯關入海黃可奪之由灌口入海雲梯與灌口俱在安東地方相去止三十餘里耳同歸東海又何嘗不會耶且清口淮黃



交會之說原無的據淮黃之或分或合原無定在臣  
備查大明會典並未載有黃會清口之文但云至河  
南始散漫浮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計其所決之處或  
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或由亳州渦河會於淮或  
至泗州會淮入海此班班可考者萬歷六年間該淮  
揚巡按御史邵陞疏云正德以前黃河從開封以上  
分為四股會淮同行循潁亳壽鳳下清河入海邇年  
上流盡塞全出徐州獨行千有餘里至清河始與淮

會夫曰同行下清河亦非至清口始會也又查得淮安府舊志乃正德十二年間纂修者內載諸水止云淮泗環帶於西北湖海設險於東南並未載有黃河也其志清河縣亦止云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於淮小清河由治東南入淮亦並未載有黃由清河合淮也據土人云正德以前黃由老黃河故道入海緣武宗皇帝南幸挽水行舟黃始達於清口繇此言之黃淮之不合於清口也其來久矣臣今分黃之路尚循老

黃河故道舊河形迹強半尚存夫前之分流既無所妨則今之分黃亦何必盡泥况皇家大風水非士庶家丘壑可比黃不東南而東北總為還遶同入東海即為會合豈在區區一清口哉清口交會乃近年事壅塞者創為水會天心之說以聳人聽也不國計民生是重而牽泥於形家幻妄之譚不會典郡志是考而唆嗜於人子須知一書何為者哉且彼議者論黃水則欲其由清口以合淮至論淮水則又欲其舍清

口而南洩瑣詞屑語盛稱高堰可開開之而足以了  
河上事言何背馳至是臣督工暇時每與道府諸臣  
計議相度淮之不可使南洩也其理章章甚明蓋淮  
由泗之東北境出清口歸雲梯關海口以入於海此  
亘古不易之故道故雲梯關海口名曰淮子口也清  
口者廣闊二百餘丈乃諸湖水匯出之處正當運河  
通濟間之交淮水必由此出庶湖水可合勢以通流  
運艘可藉水以接濟若欲舍清口而洩之使南且毋

論其橫決旁溢為害於高寶淮揚有妨於運道究竟  
從出之路安在乎欲洩之出海查得興鹽一帶至通  
泰從來無淮水出海正道去年為武家墩之開議濬  
涇河議開子嬰溝俱闊不過十丈耳縱使可以導淮  
使行而射陽湖反高墊於內河石碓口止二丈八尺  
之閘口廟灣入海之道若匣子等港俱甚淺窄安能  
受涇洞之淮水使之滔滔入海乎即不惜工力開濬  
而東南地勢每亢於東北故自宋迄今捍海范公隄

屹然一百四十里前此並未有穿破導淮者其故可知也欲洩之出江查得江岸反高於諸湖萬歷五年以前淮水南注高寶告急不得已闢儀揚通江諸路乃高郵之水僅減二尺而揚州往來船隻阻淺者幾三十里地勢高下迥然可知若必欲掘深瓜儀諸口盡廢閘壩以縱其出第恐全淮諸湖之水未必傾瀉而長江盈漲內灌之患何以當之即近日金家灣芒稻河之開竟不能大洩湖水出江其故可知也南入

海不得南入江不可則惟有分黃於淮之上流俾淮  
循清口正道直出入海縱雲梯海口稍有沙墊猶可  
會黃入灌口也淮竟不可南洩則高家堰之開竟屬  
何益臣竊考高堰之築非始於近日乃漢陳登勅之  
我朝平江伯陳瑄稍為增築前河臣不過復加修砌  
於萬歷七年方成今度堰之地底高下不等惟周家  
橋稍下積歲通流高良澗武家墩稍亢而高家堰最  
卑湖淮滙射於此若姑狗拆堰則淮水日東黃水且

躡其後濁流西入清口日湮其為患於祖陵運道又  
何可勝言者故臣視事以來廣詢細度不敢議拆高  
堰上議於周家橋量開小河一道建壩於高良澗建  
閘於武家墩但令稍加宣洩總之消泛漲之水非敢  
盡決而東之也然臣等尚恐奪清口正流迄今次第  
興舉惟欲俟黃流既分之後盡闢清口之沙俾淮由  
故道通流不須他洩此臣與河臣楊一魁苦心籌度  
即部司道府諸臣僉以為然敢自謂必無遺策哉事



關陵寢運道縱不能必盡利實不敢貽害也 又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題為覆勘分黃蕩淮大工  
條上善後事宜一十六款一築遙隄以障潰決照得  
防河之法莫善於遙隄河性湍悍數年來徐邳之民  
幸不為魚則遙隄是恃也蓋水本勁而未弱縷隄傍  
岸或潰而入至於數百步而遙物或障之則力弱而  
返矣新河形勢自西而東地漸窪下水若建瓴但縷  
隄相去不遠故有余家莊安娘城南湖窪張家窪諸

決口即今雖土牛廂護築塞極堅然決而塞塞而寧  
必無他潰故亟宜倣正河遙隄之制其兩岸泥重老  
土則取土番築鬆解不堪者另覓老土夯杵堅厚去  
河身必一二百丈而遙隄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遠  
則有容而水不能溢則河身永永無患矣 一砌新  
河口以禦衝刷照得黃壩新河上口闊四十丈入裏  
河身闊三十丈蓋酌量水勢足以容納不至泛溢為  
患緣近口之處原係淤沙以故開放之後不數日間

衝闊七八十丈業經委官捲埽廂護矣但迎溜水勢  
湍急椿埽不免摺陷調夫運料日事增修此以救目  
前之急則可恐非長久之計也今議宜做照清口惠  
濟祠基為之將新河自東南衝激處所包砌石岸二  
百丈其正當迎溜之處堅砌石磯背如雞胃之狀狂  
流觸此即分可免震撼崩塌之患應用石塊頗多一  
時難以卒辦若待委官採買恐緩不濟事就便即拆  
黃家滾水壩移用如有不足併餘料工價於大工存

剩銀內動支應用務在九月興工明春完報此亦新河之急務也 一裁張福隄以縱淮流一歲濬清口

以防壅塞

二條並入淮河

一疏藉家河以分橫流照得往年

鮑王口水會於周三莊經由娘子莊袁家社等處總歸五港口下海中間河衝不止數道藉家河陳溪岔廟兩處其最大而深者也去冬海口郎中樊兆程詳勘水道西自王口至袁家莊以東又分二支一支由陳溪岔廟出三岔墩一支由藉家河亦會三岔墩總

下掛甲墩歸五港口二支水勢相等今既濬陳溪岔  
廟一支以順黃水之性又當濬藉家河一支以廣入  
海之路原牘具在可覆而驗也比因伏秋霖雨河漲  
衝開張愛鄭學二口水入藉家河滔滔東注因勢利  
導委應仍存此河止將上口新淤除去下流曲折之  
處挑取徑直俾於陳溪岔廟正河分導橫流併歸五  
港仍堅築南岸遙隄遮護安東縣北鄉庶乎疏洩途  
廣新河亦無壅淤之患矣 一關五港口以助宣洩

照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五港為衆流會歸出口之處乃入海之門戶也若非闢大難免停蓄下流阻則上源必壅去路澀則來流必滯淤河潰隄皆原於此所關係非尠小矣查勘近五港之處河面不過二十丈港口舊有石閘雖已拆去其閘基處河止闊十丈縱渠深流駛終屬窄狹欲就本港展闊而兩傍居民房屋逼近河崖遽難盡毀議於南岸擇低窪之處另開支河一道分洩來流遶出閘外與五港口之水並

道而馳同入潮河歸海庶於宣洩尤利倘亦今日分  
道之要圖耶 一建減水壩以分暴漲照得新河初  
成河身不盈三十餘丈而水流洶湧有百丈之勢兩  
岸束水太急新隄稀鬆不能捍禦固宜其衝決也今  
除安娘城等處小口應築塞者即時堵塞至於蔣家  
窪高家溝二口與魚溝相連塞之則有屢決之患闢  
之恐奪新河之路欲分殺急流以固隄勢莫如建減  
水壩於其處長二十五丈壩身連跌水闊七丈五尺

比河岸約高一尺萬一水與隄平即任其從壩滾出  
分流入海則隄以內蕩蕩安流即有伏秋霖霖必無  
驟漲而隄外乃通海舊渠亦不至漫溢而為災此保  
固新運之一策也諸所木石工價皆於大工銀內支  
用伏秋之後與隄工併力並建可垂永利 一積物  
料以濟緩急照得黃河衝突隄防汨沒陵谷乃其常  
性而伏秋景象轉變呼吸非積蓄素裕何以取濟然  
眉合於新河百餘里之間若黃壩口周三莊張家窪



掛甲墩等處無非要害即於秋後增築棚廠每廠設  
廠老一人廠夫四人守之所分屬管河官許領官銀  
買備草三十萬束繩四萬套蘆三萬樁木三萬麻二  
萬斤分堆各廠酌量水勢緩急裹頭未堅則下重掃  
而捷之蟻穴稍漏則銜木石而填之稍有疎失司道  
以詰府佐府佐以督下吏州縣佐領以責各夫有一  
名詭冒侵匿者坐以法其物料按季循環造送司道  
一設鋪舍以處夫匠照得河隄既築官夫亦備然

數千人荷鍤守隄勢不能招翅於風雨烈日之下則鋪舍之建必不可緩查新河口至掛甲墩一百二十八里每三里一鋪合兩隄當鋪八十四座每鋪木石坯料約用銀四兩五錢通衆鋪當用銀三百八十兩宜及此時責令各該管河官照數辦料隄完鋪完毋令後時仍照南北縷隄之制鋪立幟標編列字號若隊伍之足以相認伏秋各該鋪老率夫役於五月中旬上隄九月下隄往來擊柝於溪涯之間一處衝壞

即鳴器鳩工併力護衛管河官務以身督之府同知  
時以躬巡之習怠而弗肅於事者處究此自修守常  
事然今大工之後錢穀各有司存則此節亦所宜論  
及之也 一議修閘以杜陵患不錄 一復淺船以疏河  
身照得治河原有淺船淺夫今淺船湮廢日久淺夫  
之設派在郡縣夫以淺為名非謂防河之淺而挑挖  
使深乎今自周三莊至五港口乃全河入海之末下  
流之處也此段常深則上無所不深此段少淺則上

當無所不淺深則百病全瘳淺則衆症立見謂宜修復昔者疏淺之法查廟灣餉稅加曩時數倍兵不益額而稅加廣安所用之謂宜裁處為造淺船二三十隻調廟灣餘兵百餘名統以衛職移鎮其地以時駕船撈淺或用長柄杏葉杓鐵扒之類疏之季稽淺之多寡以定功罪海口同知攝其事蓋水本能滌沙少藉人力自相蕩而去久之河身不復有淺而入海之力益迅誠便計也 一填泗城以護陵寢

不錄

一治溝

渠以興水利入水一塞黃堧口以防河徙照得碭山

之上有黃堧口黃水決之而出經蕭宿靈睢由宿遷

小河口復入正河諸州縣歲遭淹沒民不聊生往時

屢議堵塞而卒不果當事者為工力艱鉅且以黃河

勢大方為鎮口徐邳之患幸有岐流稍殺其勢故姑

聽其決耳今黃分而流疾徐邳之間幾於無河伏秋

若此冬春可知萬一全河徙去無論運道梗阻其於

祖陵皇陵大有可慮者又安可幸目前之安而不亟

為遠大之計今宜委官查勘酌堵塞庶為二陵萬年之利而運道民生亦胥有攸賴矣 一固王公隄以保漕渠照得清江浦之王公隄外捍黃淮內護漕渠其海神廟至火星廟一帶最為險要每遇伏秋水發岌岌欲壞加埽填土勞費無益幸近年鮑王口衝開水趨北岸清浦居民稍得安枕今議王口建閘通連此隄正當其衝伏秋之間若王口閘閉則水勢南趨潰嚙可慮若王口閘開則黃流倒滾衝射尤危無

一可者也未雨綢繆不妨預先計議將前額歲修之銀委官領買徐州雜石用荆筐包絡僱船裝運交付該縣管河官查收量本隄水勢深淺鱗次實排不出一二年隄外盡皆石砌即有王口衝嚙之患可恃無恐保固漕渠而全一方之民命斯為利亦大矣一專責成以臻實效照得有司各有專職河務尤為艱鉅必得其人而專任之斯可責其成功今黃壩新河畫地設官各司防守業已有成議矣至其善後之工

目前所當亟為舉行者不過築新河遙隄建王口周莊閘歲闢清口門限沙此數者其要也然須得人以任之臣於工部分司得二人焉李元齡樊兆程是也於府佐得四人焉劉不息張兆元趙垌馮學易是也之數人者或慷慨明達或沉潛細密資性不同然均之實心任事深諳河務者也臣以為清口闢沙應委之同知馮學易專管而以南河郎中李元齡督理之五港一帶河工見蒙欽依同知張兆元管理黃壩至



娘子莊築隄應委之運同趙垌專管王口至周三莊  
建閘濬渠修築緯道應委之同知劉不息專管而以  
海口郎中樊兆程督理之三年之內果有成績破格  
超陞先期申飭臨事考成庶乎人心競奮而實效可  
臻矣至於州縣管河之官亦必擇強壯有才幹者充  
之不次陞賞河工之外不得委以別事致招物議全  
官固所以全河也噫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詳於議河  
而尤專於任人新河庶幾可保百年無事哉部議覆

奉旨依擬行

題覆河工奏議

明神宗萬歷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時河決黃堦口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可塞不易塞不必塞者議無畫一於是  
議濬小浮橋沂河築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瀾漫  
砌歸仁隄以護陵寢而總漕尚書褚鈇上疏極言堦口  
宜塞縱不能盡塞亦宜量為節制不則全河南徙害將  
立見續行巡鹽巡漕御史親詣一勘工科給事中楊應  
文言堦口旁洩害大浮橋引水利微一濬誠為永賴則

口可無塞如僅為一時權宜則塞口宜急請敕令酌議的確部覆從之 三月庚子贈管河主事素光宇太僕寺少卿以其治河積勞也 戊午自河決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不利運道決口不塞貽害地方且恐下齧歸仁為二陵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堦口深闊難塞議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至是工程報竣運道通利奏言河徙無妨運道今日已有明驗惟是議者尚以祖陵為慮請徵往事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

黑陽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經項城太和潁州潁上至  
壽州正陽鎮入淮行之二十餘年至永樂九年河稍北  
入魚臺塌場等口未幾復南決繇渦河經懷遠縣入淮  
時兩河合流經鳳陽歷泗州以出清口若患及陵寢祖  
宗當何如為慮者而卒未聞計及也嗣後又行之四十  
餘年至正統十三年間河復北決衝張秋至景泰初先  
臣徐有貞塞之河乃復渦河東入淮亦不聞病及祖陵  
也嗣後又行之二十餘年至弘治二年河復北決衝張

秋先臣白昂劉大夏相繼塞之復導河流一繇中牟至  
潁壽一繇亳州渦河入淮一繇宿遷小河口會泗時則  
全河大勢縱橫於潁亳鳳泗之交而下且漫溢於符離  
睢宿之境矣然卒不聞虞及祖陵亦不聞隄及歸仁也  
惟正德三年以後河漸北徙或繇小浮橋入漕或繇飛  
雲橋入漕或繇穀亭入漕全河大勢始盡趨徐邳出二  
洪運道雖稍資其接濟之利而亦受其泛溢之害矣至  
嘉靖十一年而河臣建議分導者始有渦河一支中經

鳳陽祖陵未敢輕舉之說夫當全河南徙之時不聞為  
祖陵患及全河北徙後僅議分導一支乃反足為患乎  
然當時間有濬祥符之董盆口寧陵之五里鋪滎澤之  
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  
野雞岡寧陵之楊村鋪俱入舊河從亳州鳳陽等處入  
淮南流尚未絕也亦何嘗聞祖陵之被患乎至嘉靖二  
十五年以後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繇秦溝入漕或繇濁  
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

方認客作主日築隄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  
退而內瀦遂貽今日祖陵之患此實繇於內水之停壅  
不繇於外水之衝射也萬歷七年先臣潘季馴始慮黃  
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河水之衝射祖陵乃作歸  
仁隄為保障計而復張大其說以為祖陵命脈全賴此  
隄無怪乎議者習聞其說而遂疑黃堦之決或下齧歸  
仁也不知自黃堦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况今  
小河不日工完引河歸復故道去歸仁益遠何煩過計

哉部覆報可

四月己丑自河決黃堦總河尚書楊一

魁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以濟運  
及是以久旱不雨上源水枯又復衝開義安束水黃壩  
二十餘丈小浮橋來水微細運河淺澀於是一魁議挑  
堦口迤上埽灣淤背二處仰受黃流救小浮橋以上數  
十里之堦并乞寬過洪原限部覆報可 八月丁卯先  
是以黃堦塞口衆議未定下漕鹽御史會同河漕大臣  
詳勘議妥具奏至是總河楊一魁仍主前議疏言今黃



河南徙至韓家道盤盆河丁家莊俱兩岸闊百丈深踰  
二丈名曰銅幫鐵底故道也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  
西坡水涸湖以為壑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  
邳運道淺涸誠為可虞所以首議疏小浮橋竇因其勢  
而圖資其利乃小試頗有效驗若將小浮橋再加挑闢  
未必不為運道之利計不出此而欲自黃堍挽回全河  
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三百里南岸之長隄不  
惟所費不貲還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周盤馬從聘

亦議止挑埽灣直渠展濟濁河及築山西坡歸仁隄以濟運護陵費省功倍與總河合獨總漕褚鈇意見不同部請再行會勘工科給事中徐觀瀾言埧口之勘三臣既同善均從衆不必再勘請專任河臣以責成功上是其言令該部行河臣悉心經畫應與漕臣會議者不妨從長計處毋得各持異議 九月丁巳總河尚書楊一魁言今歲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於黃河南徙臣等設法疏濶河渠流通漕艘既濟漕臣褚鈇謂黃涸未

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忝當局豈慮不及此  
臣入秋以來自鎮口涉浮橋繇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  
睢水下徐溪過夏虞抵黃堍及碭山詳觀形勢看得歸  
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一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  
嶂高踰歸仁不啻數仞况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  
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即無歸仁  
祖陵萬無足虞也濁河泥沙淤墊高出地上潦則溢旱  
則淺分曹單河身闊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於橫

流徐邳河身闊不滿百丈深不過丈餘徐州以西深者六七尺淺者二三尺而夏永韓家道口同家道口宿州徐溪口符離河等處闊百丈餘深二三丈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自古難復且往歲河水充盈見稍利矣而風波漂溺鎮口病淤不可謂之非害今歲河水微澀見稍害矣而安流無恙歲運全完不可謂之非利乃議者在往年隱害言利在今日隱利言害無怪乎道謀之紛起也查得正統年間參將湯節議於徐呂洪南口

各建閘座節水通舟行之有效嘉靖二十年間督治漕河侍郎王以旂復請建置蓋運河原不資黃河之水山東諸泉實運河命脈是閘河乃先朝已試成規今日濟時要務也宜仍復舊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上呂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建石閘一座以節宣汶泗之水况濟充泉源已濬用之不竭而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又足以助之更於鎮口以西築壩以截黃河之水開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口閘之害過漲

則聽從繇王山滾水壩分洩入姬村湖蓋資其利而去  
其害實萬全永賴之計也部覆報可 十月癸亥先是  
總漕尚書褚鈇逐徐州管河判官程潮沛縣主簿強性  
寬總河尚書楊一魁稱其功有可錄乞行按臣查勘并  
自乞休部覆行勘命一魁照舊供職已鈇言與一魁素  
同心共德止緣黃淮遷徙不常害及運道一魁決意分  
黃不欲導淮意見不同偏執自是臣叨領漕撫斥革貪  
賊誤事二小官輒為一魁挾制兵懦不職甚矣尚可覲

顏在位乎乞賜罷斥不報 十二月丁丑吏科左給事  
中楊廷蘭奏淮河為梗墊及祖陵諸臣創分黃蘗淮之  
議豈不鑿鑿可行哉顧當黃堦決口初開之時不能見  
形察微以遏其奔駛之漸今滔滔下注力無所施矣然  
自黃堦決而始有小浮橋之疏淤而復有李吉口之濬  
夫一歲疏濬僅濟一歲之運道倘今年李吉口改挑未  
已而明年復淤今年二十萬之煩費未已而明年復然  
恐歲塞歲開終無已時為今之計果河自南徙故道可

復即自宿遷一帶築隄建閘設壩穿渠以一勞圖永逸  
說者謂泐河北承汶泗南達黃淮果可開鑿即一面估  
計不撓於浮議可也河臣楊一魁拘攣之見未破所當

從長經理以責成功者也

明神宗  
實錄

是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恭進繪河圖說以備聖覽  
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為中國患近自分黃導淮工  
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堦一  
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



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而又不足為運道之虞但以增隄塞口為良圖以堙水防川為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道傍之議不過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耳不知我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

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  
則鎮口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內豬盱泗  
為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衝截運道牽輓  
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遂  
付之無可奈何以致水浸祖陵厲皇上隱憂臣欽遵  
明命改弦易轍首開武墩涇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  
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  
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

究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決以回  
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為之滙又  
有小河白洋周朱等河溝以為之委更免漂溢之虞  
况祖陵雄據上游有崇岡疊嶂諒可無慮即歸仁一  
隄見謂險要亦非受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  
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  
盱何必過為杞人之憂也南流汎濫雖不免為下邑  
民生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

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堦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四  
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  
歲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  
赤子不幾為魚鼈乎較之今日蕭宿靈睢孰多孰寡  
孰重孰輕况宿南水患非自今日蓋弘治二年之秋  
河決中牟下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疲民半溺侍郎  
白昂治之至宿遷小河口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  
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

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於蕭宿  
靈睢而薄於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  
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  
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  
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  
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綦布星  
列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  
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  
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  
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  
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  
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  
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  
也謹繪圖貼說以進伏祈皇上留神省覽敕下該部  
毋惑浮言定為長策徐俟智者以善成之俾我朝河

渠一書足繼禹貢臣之願也奉旨圖留覽這所奏工

部看議來說

續文獻  
通考

是年河復決單縣之黃堦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  
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  
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於是總河尚書楊一魁  
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河成尋淤接管總河尚書劉  
東星復開李吉口疏徐邳運河然黃堦未塞河流未  
暢漕艘終屬濡滯 按黃堦口乃賈魯舊開處也先

是河決事聞朝廷奪總河大司空舒應龍官而以楊一魁代之。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淹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治。又二年一魁入掌部事代之者為大司空劉東星亦守舊議。但河日益南而黃堦之下李吉口澗淤益高北流遂絕。東星每至冬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然亦至秋即淤不能久也。若是者三年而彭城呂梁之間古所謂懸水三十仞者可塞裳而涉。



矣於是江淮當事者建六閘於河中節宣山東汶濟  
之水聊以通漕而漕舟至京徃徃後期

南河  
全考

行水金鑑卷三十九